

2

認識聖嚴師父、法鼓山

認識聖嚴師父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常寬法師 主講

➤ 聖嚴師父出生的基本資料

生日：西元1931年1月22日（水瓶座）

農曆1930年12月初四（生肖馬）

血型：O型

俗名：張保康、張志德、張採薇

法名：常進、慧空聖嚴、知剛惟柔

筆名：張本、如如、常不輕、醒世將軍、無住沙門、瓔珞關主

出生地：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

➤ 聖嚴師父出生的時代背景

1927--1950國共內戰。

1931.2.1俄羅斯首任民選總統葉爾欽出生。

1931.4.9美國紐約帝國大廈落成。

1931.7.10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出生。

1931.10.18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往生。

1931.11.19 詩人散文作家徐志摩飛機失事往生。

虛雲老和尚(91) 印光大師(70) 弘一大師(51) 太虛大師(42)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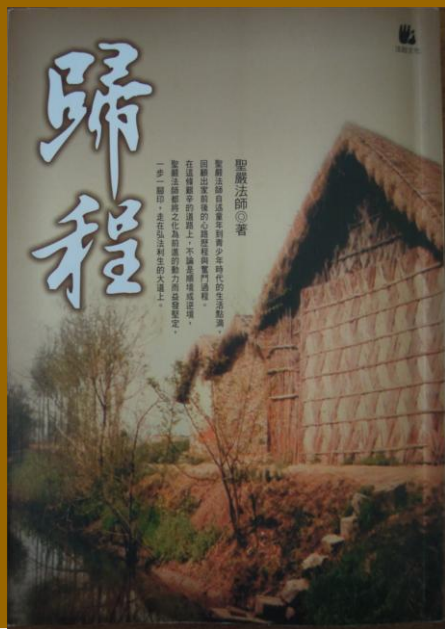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聖嚴師父的自傳與遊記

自傳	歸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傳記	枯木開花(他人執筆)、雪中足跡(師父口述、他人執筆)
遊記	(1)法源血源(2)佛國之旅(3)金山有礦(4)火宅清涼 (5)東西南北(6)春夏秋冬(7)行雲流水(8)步步蓮華 (9)空花水月(10)兩千年行腳(11)抱疾遊高峰 (12)真正大好年(13)五百菩薩走江湖 (14)美好的晚年(師父口述、他人執筆)

➤ 聖嚴師父的四書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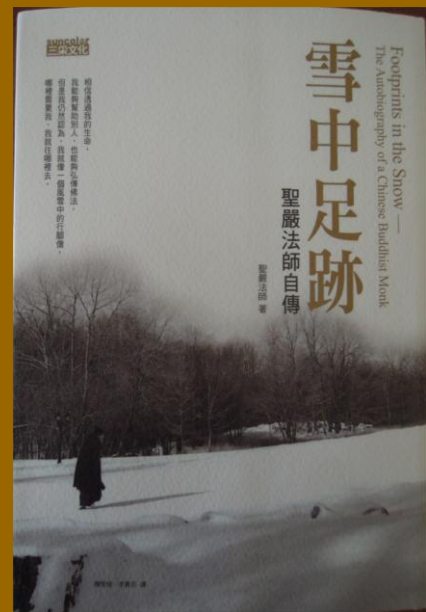
1—39



40—46



1—64



1—77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歸程》書名緣由

《菩薩蠻》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
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
長亭更短亭

《放船》憨山大師

秋水芙蓉滿
扁舟一葉輕
安流猶故宅
飄泊是歸程
踈雨炎蒸退
清風縠浪生
往來隨所適
不信鷓鴣鳴

《歸程》聖嚴法師

我的出身，非常貧賤
我的歸程，憂患重重

我有許多的恩人
也有許多的感觸
所以利用課餘
寫下了我的歸程



《歸程》成書因緣

時間：寫作1963年（34歲）出版1968年（39歲）

地點：朝元寺瓔珞關房

本書初稿近二十萬言，部分曾由《慈明月刊》發表。

後經三度改寫，縮短了一半，又補充了三分之一。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導讀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 寫作本書目的 (1)

我對於自己的處境和前途，
從來不會感到悲觀和失望，
迎接挫折，奮力向上，
是我不變的原則。

為了這點毅力和信念的獲得，
我要感恩崇高無上的佛法僧三寶，
也要感恩平凡中顯出偉大襟懷的父母雙親。
這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

➤ 寫作本書目的 (2)

我有許多的恩人，也有許多的感觸，
所以利用課餘，寫下了我的「歸程」，
表示我對那些恩人的懷念，
也說出我對生長的時代和際遇的感受。



《歸程》章節介紹

第一章 我的童年

第二章 江南的家

第三章 美麗的夢

第四章 狼山的狼

第五章 哀哀父母

第六章 上海與我

第七章 學僧天地

第八章 軍中十年

第九章 回頭的路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第一章我的童年

際 遇	感 受
水災	生命危脆如此，使我驚懼不已。
窮苦	我們現在幫助人家，將來也會有人來幫助我們的。



第一章我的童年

際遇與感受

在那一段時日之中，也使我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遺憾。有一個跟我同年的女孩子，她叫范淑貞，長得很清秀、很活潑、很聰明，許多的男同學要找她玩，她都不睬人家，我不大喜歡說話，她卻偏要跟我在一起、坐在一起、玩在一起、做功課也在一起。她家是開糖果店的，每天都要帶一些水果糖，偷偷地送給我，許多同學嫉妒我，她也不在乎。但我不知怎麼搞的，當她害了一場大病，病瞎了一隻眼睛之後，同學們都不再理她了，我也受了大家的影響，不再跟她接近，終於她不來上學了！在她停學以後，我卻天天想念著，並對自己抱怨：我是一個如此沒有良心的人！



第二章江南的家

際 遇

感 受

新年

有一次我嫌改做的衣服不好看，母親卻對我說：「這個也是新的，是我新洗的、新裁的、新縫的，只要穿著暖和，看來乾淨，那就是新的。」這對我後來的影響很大，直到現在，我對衣著料子的好壞，從不考究。

日本軍閥

日本人，現在看來也跟我們中國人差不多，沒有什麼可怕的，可是，那時侵略中國的最初讓我見到和聽到的日本人，簡直要比洪水猛獸更可怕。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第三章美麗的夢

際 遇

感 受

狼山出家

我很興奮，我的這次離家，比任何一次出門都感到高興，雖然我已可能不再回家，雖然我已即將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我卻毫不畏懼，好像我這次離家出家，就是去上天堂。

我在狼山，前後住了不到兩年，
但對它有濃厚的情感和深深的懷念。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第四章狼山的狼

際遇

感受

狼山

我的俗家，本來就住在狼山腳下不遠的地方，我也出生在那個地方，雖然當我出生的第二年就因大水災與大海塌而搬到江南的常熟，但我時常聽到父母談起南通的狼山，那簡直同神話一樣的迷人。故在我幼稚的想像中，所謂仙境、所謂神仙，一定就像狼山以及狼山上的和尚一樣：遍山都是參天的古木，古木深處，到處都是天宮一樣的洞天宅第；那裡的和尚，個個都是飄飄欲仙的，甚至他們與人間凡夫的形狀也不相同。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第五章 哀哀父母

際遇 與 感受

我曾聽父親常常勉勵我們兄弟：
一群鴨子在河裡游，各有一條路，
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不游就沒有路。
但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不要嫉妒他人，也勿輕視自己。



第五章哀哀父母

際遇 與 感受

幾位鄰婦和我母親聊天，忽然有人拿我來做評論的對象，有一位鄰婦把我預言得不能再好，另一位卻不以為然，她們最後的結語是在好壞兩可之間：

「好則住在樓上樓，不好則在樓下為人搬磚頭。」

我的母親這時也說話了：

「樓上樓當然好，搬磚頭也不錯，只要他不作賊骨頭，我就放心了。」



第六章上海與我

際遇 與 感受

我在上海的幾年之中，可以說都是過的經懺生活，
在大聖寺做小和尚，固然不用說了，
後來到了靜安寺，做了學僧，還是沒有離開經懺。
我不反對經懺佛事，但卻不得不要求改良。

記少年時經懺生活：

販售經懺稱超度，不畏因果怕齋主，
日日應赴喪者家，夜夜獨行歸寺路。



第七章學僧天地

際遇 與 感受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下半年以後，我們靜安寺的學僧也創辦了一個刊物，定名為《學僧天地》，《學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民國三十七年（**1948**）七月，第一屆學僧畢業之後，便中止了。本來是月刊，但是第五號出版之後，一直拖到十一月才把第六期印出，算是壽終正寢。前面說過，我是一個蹩腳生，但在《學僧天地》的六期之中，竟也發表了三篇短文。

《學僧天地》與《法鼓文苑》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第八章軍中十年

際遇與感受

軍人給我的印象，從小就是不好的，所謂「兵荒馬亂」，我們鄉下，只要軍隊一到，便會鬧得雞犬不寧的。但我自己，竟又自動自發地當了兵。

我在當兵之前的數小時，便立下一個志願：
此去是為國家民族留一分氣節，是為衰微的佛教爭一分光榮；
不受國際霸權的奴役是國家民族的氣節，
僧人臨國難而不退避是佛教的光榮。



第八章軍中十年

際 遇 與 感 受

我還帶了部分佛書及僧裝，準備隨時重返僧籍。

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憑良心說，我之能夠塗鴉寫文學，主要是在軍中磨鍊出來的。



第九章回頭的路

際遇與感受

徒弟不在師父座前服務，而要到別地方用功，這是不孝，但也真是無可如何，人與人間，現實與理想，總有一段距離，為了理想就不能遷就現實，遷就了現實勢必放棄理想。因此，我對東老人，雖抱懷恩之念，也負愧疚之心，正如我對我的父母一樣，父母生我育我，恩深逾海，我竟未有一個報恩的機會。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弟子，前者的給予，總要比後者的報答，多而又多。這種自然律則，亙古皆然，此也正是後人懷念前人的一大根源，後人縱然念念懷恩，竟又永遠無法做到恰如其分的報答。我今此去，雖非違背佛法，我卻不想用大話來為自己脫罪，所以我不配說以度眾生來做報答師恩，即使我今此去，是為求法，我卻尚沒有資格借用佛陀的話說：「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因我尚不知道能否學成一個夠條件說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個念念懷恩而又無以報恩的人。我寫了這段日記之後，心情平靜了很多。

➤ 《留日見聞》成書因緣

《從東洋到西洋》是《留日見聞》的前身

《從東洋到西洋》一書，是一本文集，集成於1979年，大部分寫於留日期間，且以報導當時所見的日本佛教為主，以致有人視之為認識現代日本佛教的最佳資料。

不過該書中，也收了有關教史、教理、悼文等單篇文章，它們的撰成時間，則始於1965年迄1978年。

那本文集，實代表了我在山中掩關、出國留學，乃至初到美國時代的心路歷程。因此有人將它當作《歸程》的第二部，算是我的自傳的續編。



《留日見聞》 篇章介紹

上篇 留學見聞

初到東京所見的日本佛教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

留學日本一週年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我的留學生活

從東洋到西洋

留日的見聞和觀感

一位出家人的表白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留日見聞》 篇章介紹

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學術化的日本佛教	日本的印度學佛教學會
溫和活耀的日本在家佛教 立正佼成會	日本佛教之不同於中國佛教諸問題
日本佛教的歷史方向	道教學會與道教學
住在日本所知的國際佛教	日本的神祕宗教
日本的寺院和僧伽	日本宗教的過去和現在
東京的佛教大學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 初到東京所見的日本佛教

留學日本：1969.3.14 ~ 1975.12.10 (6年9個月)

1. 上層建構的佛教學術研究化。
2. 一般建構的佛教信仰世俗化。

我們今天所要向日本學習的，主要倒不是學術化，而是如何地激起民眾信仰的熱忱，如何地使得佛教的信仰與現實的民眾生活配合起來。其次才可談到學理的研究，當然，若無學理的高層教育，一般的信仰也是無法可大可久的。



留學日本一週年

當我幾乎要陷於完全失望的情勢下，我仍抱定決心並在佛前祈願

「弟子聖嚴，此番為求中國佛教文化及教育的重振，而去日本留學，去後絕不改裝，絕不放棄素食，絕不以做散工來換取生活費用。若我佛教尚有前途可為，敬乞三寶加被，助弟子完成學業。倘以弟子無福無德而非其選者，則在糧盡援絕之時，使之立即返回祖國，再度入山，閉門思過，絕不因此灰心而變志還俗。」

此願一發，內心平靜了許多。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留學日本一週年

我來日本，是為了宗教精神的實踐而求知識學術的輔佐，
並非僅以學術的追求為目的，
不過是以學術作為通往宗教領域的橋樑。

華僑皈依

我便寫了兩份皈依詞，也取了**正智**及**正慧**兩個法名。



我的留學生活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現代制度基礎教育的人，
但也始終沒有放下閱讀和寫作的努力。

初期，是在求知欲的驅使下讀書，又在發表欲的鞭策下寫作。
二十八歲之後，即轉為求法、護法、弘法的熱忱所動，
從事於佛典的鑽究和寫作了。

要寫作，必須勤讀書，讀的書多了，必定又有另一部新書要寫。
我在山中閉關期間，寫了不少，到日本留學之後，又寫了好多。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我的留學生活

只要發心為道，存心為法，想做的事一定得以成就，想去的地方也必得以成行。十一年前，我在沒有金錢也沒有信徒支持的情形下，竟然達成了入山閉關的願望，在山中住了五年多，卻未拖累他人。

三年半前，我在連飛機票也不知如何著落的情形之下，又在國內一片反對聲潮的衝擊之中，竟然辦妥了留日手續，到了日本。來了之後，又以堅持不變僧侶的原則，隨時準備於後援斷絕之際買了船票回臺灣的情形之下，竟然獲得了瑞士某一大心善士的慨然自動資助。

我的留學生活

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博士，曾經勸慰我說：

「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意思是說，但為求道發真心，但能耐得起清苦和寂寞，不用擔心衣食住行的生活問題。

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



我的留學生活

我在受到打擊之時，心裡雖感委屈，事後想想，那些打擊的結果，竟又助長了我的意志。由這觀點上看，我當感激他們了。

擔心我返俗，甚至傳說我已和女人同居的人，存心也有不同。有的是為佛教的損失而著急，有的則是出於明顯的嫉妒意識。為教著急的人是可敬的，出於嫉妒意識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可資氣憤的事了。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

我所寄望的，僅在以我的能夠取到此項學位，來說明凡是有志向學的中國僧尼，都應得到像我所得到的愛護及成就。

盼望有志向學的中國年輕一代的優秀僧尼們，不要為一時的不如意的環境所轉，應當不折不撓地發悲願心，精勤於佛法的修學，三寶是不會辜負我們的。

雖然在逆境的折磨及逆緣的打擊之下，只要我們所發的是為求法為弘法的悲願，一切都會如願成就的。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1975.7.25—8.12受邀參加第4屆國建會

我是出家人，遵守我自訂的原則：

照相不往中間擠，坐時不選大位子，

走路不搶在人前，飲食但求能果腹。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以我這次的經驗而言，
我處處謙抑，卻處處受到尊敬，
我事事後退，結果卻往往由於後退而被推舉出來，
我時時警惕自己的立場和愛惜自己的身分，
應該走在人後，坐在人下，不出狂言，
結果卻人人對我禮讓，也人人願意和我接近。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這次回國期間，會前與會後除去了一次南部之外，每晚都回家師處住宿，會期之中也常常抽出時間到北投看看家師。

他當然希望我從此不再出國，但是我曾決心入山掩關，又以掩關的決心留學日本，現在則要以留學的心理準備去美國再學習幾年了。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當我通過學位的那天，在東京斗室的觀音聖像之前跪著痛哭了一場，回到祖庭之後，又關起房門來痛哭了一場。

當在面臨任何困難的時候，我除了堅定信心之外是不會恐懼，更不會流淚的。

當在受到責罵和批評的時候，我除了耐心地聽和虛心地想之外是不會灰心，也不會流淚的。

但當完成或滿願了一樁困難的事情之時，卻無法抑止流出感恩和感激的熱淚來了。



從東洋到西洋

以我自己的考察及考慮所得，目前回國是不切時宜的，也是無法做出任何像樣的事業來的。不如趁我尚有一股求學熱忱的時候，再到美國住幾年。

縱然美國的佛教環境，不會比臺灣更好，我只是以留學僧的心理準備，到美國學幾年英語，將來的我，不論在東方或西方，在國內或國外，最起碼的英語能力是必須具備的。

在國外磨鍊數年之後，再回祖國，那時的力量也許會大些，至少不會比一個剛畢業就回國的留學僧的力量更小。



從東洋到西洋

雖然我對美國的佛教環境所知有限，
我卻抱著與初去日本時同樣的沈重的心情，
從東京乘華航班機離開了日本。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從東洋到西洋

人生就是如此的悲歡離合的一局一局的場面串連起來的。

從不認識而相識、相知、相傾慕、相離別。

也有從相識、相怨、相仇恨、相聚再相聚的。

此即所謂愛別離苦及怨憎會苦的寫照。

我在日本六年多，得到一個學位的虛名，

更珍貴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友誼。



從東洋到西洋

候鳥因季節變換而南飛北航，看似沒有一定的歸宿，實則定期來回於相同的區域，雖沒有固定的家，卻依季節的轉換，決定去留的方向。

拿我個人來說，好像也是如此，因緣使我定期飛奔於東西兩個半球，無一處是我的歸宿，也無一處不是我的歸宿。以此類推，每一個人、每一眾生的生來死去，也都無法超越此一原則，由於業力的牽引，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生來不是歸宿，死去也不是歸宿，只要解脫生死，兩者都是歸宿，也兩者都不是歸宿。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成書因緣

傅公偉勳博士，因受臺北正中書局主編鍾惠民女士之託，主持本叢書《當代學人學思歷程》的邀稿，我也何其有幸，被傅公選中，代表佛教界，也代表宗教界的學人身分，參與供稿，實在是我生平中的一項殊榮。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導讀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成書因緣

我在二十多歲時，便練習文藝創作，也曾當過文藝函授學校的學生，寫了近四十年，從新詩、散文、小說、論文、遊記，到今年(1993)正中書局為我出版的《聖嚴法師學思歷程》這本自敘傳，意外地獲得國家的中山文藝創作獎，當然感到欣慰，我有四點感想：第四，我要感謝我的時代環境，給了我磨練的機緣，才能寫出我的所學與所思，才能受到評審諸先生的欣賞。我要藉此因緣，為我們的時代社會祝福，為我們的國家及世界祈禱。(獲中山文藝獎感言)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成書因緣

1999年3月12日，

我也應台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負責人黃俊傑教授的邀請，
擔任了一堂課「我的學思歷程」。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章節介紹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第六章 留學生涯
第二章 軍中的歲月	第七章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第三章 出家與回家	第八章 我的博士論文
第四章 戒律與阿含	第九章 東方和西方
第五章 宗教與歷史	第十章 遊歷和寫作
	第十一章 站在路口看街景



第一章童年和少年

我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顛沛流離、出家、趕經懺、求學、失學中度過。

從十四歲出家到二十歲從軍，短短五年半的時間，對我來講，好像已有半個世紀。從一個一無所知的鄉下蒙童，而蛻變為少年沙門，再轉型成為青年的士兵。經歷了許多，學習了許多，成長了更多。

這個時段，對我來講，既是憂患的歲月，也是我生命史中第一個黃金的時段。值得我回憶、懷念、珍惜，所以勞而無怨，苦而無憾。



第二章軍中的歲月

我在軍中，收穫最大的是把我的一枝筆鍛鍊了出來，在上海讀佛學院的時代，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嘉獎，每次壁報必定有我的文章，在我們同學所編輯發行的一份月刊《學僧天地》上，我也發表過幾篇文章，並已養成了日常寫日記、看書做筆記的習慣。雖然當時我的文字並沒有成熟，也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思想，只是把自己能看到的、想到的、能夠鼓勵自己的、安慰他人的事，用真誠的心和樸實的筆，表達出來，奉獻給讀者。我也常常遇到思想上的瓶頸，和現實生活中的無奈。但是，當我看書和寫作的時候，就能為我化解了現實的迷悶，展現了內心的光明。



第三章出家與回家

進入戒場第一天，就被選為沙彌首。戒場的書記真華法師為了提拔我，很慈悲地向道源長老推薦我擔任《戒壇日記》的執筆工作。

這兩個身分與職務，鍛鍊了我的體魄、信心，以及待人處事的能力，同時，也讓我提高學習的要求。到受完戒為止，經過四十天的訓練，在一百多位同戒之中，獲得心得最多的，可能也是我



第四章戒律與阿含

我所去的地方，是一個交通非常不便，物質條件相當落後，而卻又是風光綺麗的地方，寺的名稱叫「大雄山朝元寺」。

山中冬暖夏涼，而春秋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日子過得很快，也非常安樂，真所謂「山中無甲子」，但又是夜夜是滿月，日日是好日。那一段時日，使我直到現在都非常地懷念，在我的生命史上，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我在那兒，修養身心，調整身心。我先拜大悲懺，後拜彌陀懺，再拜《法華經》，除了早、晚的課誦，也有早、晚的禪坐，而打坐的時間比較多。



第五章宗教與歷史

自有人類文明以來，
就有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活動以及宗教的事實，
它是人類最終的歸宿處，也是最早的原動力。

如果不同的宗教之間，能夠互相尊重，彼此瞭解，減少猜疑，
減少敵視，彼此觀摩，彼此學習，取長補短，
世界的人類，才會真正地從宗教的信仰得到和平與幸福。

第六章留學生涯

由於國內佛教教育普遍地低落，
僧眾不受一般人的重視，
由於沒有高等教育的學位，
甚至也被禁止進入各大學去向學佛青年說法。

為了提高佛教的學術地位以及僧人的素質，
以備開創佛教教育的新局面，
我就毅然決然地發願去留學日本。

➤ 第七章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我到日本，不敢對他們有所批評，
只希望抱著處處觀摩，事事學習，而又不亢不卑的態度，
跟日本佛教的各個層面，做廣泛的接觸。

希望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希望炫耀自己，貶低他人。

所以我盡可能地利用課餘假期，訪問和參與各種性質的佛教活動。

➤ 第七章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我在日本留學，隨時都有斷炊之憂及輟學之慮，因為沒有固定的資助者，以至於在頭兩年之中，我也常去為華僑誦經，給華僑說法。所得雖然有限，終是不無小補，也比脫下僧裝去餐館打工好些。

偶爾有東南亞的華僑佛教徒到日本訪問，我也賺取一點導遊費。雖然他們很客氣，把我當法師供養，可是我做了他們的導遊也是事實。

➤ 第八章我的博士論文

我沒有感覺到讀書是快樂的事，
也沒有所謂讀書上癮，非讀不可的習慣，
因為我沒有想要逃避現實，躲到書堆裡，
從書中享受顏如玉和黃金屋的意境。

更沒有想到以讀書來娶老婆、買房子。
也不覺得讀書是如何的苦法，
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的失落感，沒有發生過。
所以，對我自己而言，可以讀書，也可以不讀書。

➤ 第八章我的博士論文

我在去日本以前，就已經讀了好多書，寫了好多書。
其原因和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吸收書本的知識來讓大家分享，
分享它的利益，而不是分享知識的本身。
應該知道而不知道的人，要讓他們知道；
不知道而又誤解的人讓他們瞭解；
瞭解之後而尚不知如何照著去做的人，
要告訴他們做的步驟和方法。



第九章東方和西方

說來也真荒謬，我在七年前，聽不懂日文就去了日本，現在不懂英文而到了美國。因此，一到紐約住定之後，沈先生就把我送進了語言學校，每天四個小時，每週五天，為我安排的是個別指導老師，每小時十四塊美金，連續讀了半年，換了三個學校，然後又陸陸續續地補習了半年，花掉了沈先生不少的錢。不過真是被沈先生說中了：「人過四十歲，才從頭開始學另一種外國語文，比較困難。」後來雖然我把我的一位英文老師，變成了跟我學禪的學生，經常義務地做我的英文家教，而我直到現在，依舊沒有把英文學好。可以看，看得很慢；可以聽，有時需要人家再說一遍；可以講，詞彙不夠多；也可以寫，必須拜託他人修正。



第九章東方和西方

不過，我沒有把英文學好的原因很多，到了美國，寺院的生活、寺務的行政、信徒的接引，使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複習，加上美國佛教會的成員，多是華人，常用華語，沒有練習英語的機會。尤其從一九七八年以後，每三個月，我必須回到臺灣一次，住了三個月，再回美國時，已把所學的英文遺忘得差不多了。再進入美國，慢慢又有了一些進步，再次回到臺灣時，又把它們忘了不少。還有一項因素，是我的美國弟子之中，有人會講中國話，中國弟子之中，又有非常好的英語人才，結果，美國人跟我講華語，中國人把我的華語譯成英文，我就不太需要講英語了。



第十章遊歷和寫作

我寫日記的習慣，還是繼續地保持了下來，
我把這樣的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
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
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

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
就像人在雪地行走時，一步一腳印，步步分明，
走過之後不久，腳印便被繼續飄落的雪花淹沒；
否則到了融雪之後，腳印也不會存在。



第十章遊歷和寫作

可是，倘若覺得我的腳印，能對他人縱然是暫時有益，我也會盡量地把它們寫成文章向人報導，比如我在日本求學時代，留下了二十來篇報導性的文章；到了美國之後，凡是參加對外的活動以及初次經歷的訪問活動，多半也會寫成文章向臺灣的刊物報導。類似的作品，我也是叫它雪地的腳印，因為在漫天風雪的景況下，在野外留下的腳印，注意到它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風雪中還能在野外向前邁進的人，絕不是要讓人家知道自己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只要自己知道，為了既定的目標，必須冒雪趕路就好。



第十章遊歷和寫作

我寫報導文章及遊記，多半也是以每天的簡短日記為基礎。我在寫作的出發點上，只希望把自己所知的，也告訴人，而在實質上，寫過之後，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

若對經歷過的事、見過的人、看過的書、處身過的環境，不把它們寫成文章，便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會成為真正的經驗。

➤ 第十一章站在路口看街景

回想我六十多年的生命過程，都不是我預先想到和預做安排的。

正因為我沒有預定安排什麼，反而可以左右逢源，隨遇而安；
正因為我沒有一定的目標想要完成或者非得要完成某一項目標
不可的念頭，所以落得輕鬆，沒有給自己太多的壓力，也不會受到
外境和他人給我太重的壓力。

是我該做而能做的，當然做；該做而我不能做的，就不做。

➤ 第十一章站在路口看街景

我自己還是凡夫，對於利害得失名聞利養，不能完全無動於衷，但是這些問題只要通過我對於佛法的認識，就會很快地自我調整與化解。因此不管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也不會生活得那樣地焦慮和痛苦。像我這樣沒有一定目標的人生觀，很可能會被一般人誤認為是消極和逃避現實。的確，如果用之不當，可能真的會變成消極，所幸我有佛教的信心，並且經常提醒自己：要以發菩提心為基礎，要用四弘誓願做前導。我雖沒有個人的小目標，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失落全體眾生所共有的大方向、大目標。

➤ 第十一章站在路口看街景

直到現在為止，我並沒有宗派，我並不一定說自己是禪宗的禪師，或是那一宗的法師。

如果把佛法的源流弄得比較清楚，回歸佛陀時代的根本思想，那就可以把自己跟全體佛教融合在一起，能夠理解、同情，和承認各系各派的各種佛教思想，而不會受到他們之間彼此互異、各執一是的影響。

應該說：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上，看風光宜人的各色街景，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

➤ 第十一章站在路口看街景

現在的我，究竟是一個什麼身分的人，連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讚賞我的人說，我是一位佛教的學者教育家；
有人說我是一位苦修苦行的宗教家；
也有人說我是一位熱心於淨化社會的社會學者；
我的工作雖然有很多，我的目標與方向只有一個。
我的身分只有一個，就是佛教的和尚。

➤ 《雪中足跡》 成書因緣

本書緣起於十年前，一位Mickey Desend 先生來到紐約我主持的東初禪寺，跟我學習禪修，他在禪修過程中很受感動，又對我的一生充滿興趣，因此主動提出採訪要求，1996年入秋開始，他一共來採訪我十餘次，每次現場都有錄音。

日後由於他的工作變動，自美東遷往美西，我們的互動因此中斷，而本書的後續採訪，也就暫且擱置了。

➤ 《雪中足跡》 成書因緣

到了2005年，一位服務於出版界的Kenneth Wapner先生，他在聽了我的受訪錄音之後，非常感興趣，主動寫成一份出版計畫書，詢問Doubleday出版社出版此書的機會，結果得到積極的回應。

➤ 《雪中足跡》 成書因緣

本書的特色，
就是從生活面角度呈現我這一生的生命經歷，
以及我所抱持的人生態度。
換句話說，
是作為一個跨越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僧侶，
我所走過的困境、我曾歷經的歡喜，
和一個東方僧侶如何融入西方社會的歷程。

2014 隨師行願

法鼓全集

導讀

法鼓講堂
www.dharmaschool.com

➤ 《雪中足跡》 章節介紹

第1章芒鞋	第8章桶底脫落	第15章吃苦
第2章敞開的門	第9章自由了	第16章流浪
第3章狼山	第10章棒下出孝子	第17章一張佛桌
第4章上了天堂	第11章野生地瓜葉	第18章山中禪
第5章超薦亡魂	第12章害怕與批評	第19章鼓震東方
第6章一個和尚的教育	第13章太陽之國	第20章圓滿
第7章忠誠的軍人	第14章前進西方	

以話劇方式導讀《雪中足跡》第3章狼山

1943年的夏天，鄰居戴漢清，在一個雨天來訪。他忘記帶傘，全身淋濕了，我們給了他粗麻布把臉上及頭上的水擦乾。我從一個泥土色的陶製大茶壺中倒了一杯我們天天喝的涼麥茶給他。他坐下來欣慰地啜飲著，禮貌地寒暄，問候家人，然後他問我：

「長大了要做什麼？」

那時我十三歲，清楚知道求學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雙親無法負擔學費，更別提買課本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母親也陷入迷惘中，不知答案。終於，母親說：「無錫附近有戶人家，要他做女婿，他們有田有產，不過女兒不會說話，保康是我們的么兒，我們不能遺棄他，他是個好孩子。他長大了，我們仍不會有足夠的錢給他娶房媳婦，他真是投錯了胎，生錯了家。」

「不會這麼糟的吧！，是嗎？永康。」

戴先生訝異地看著我，我常和他兒子一塊玩，所以，我認得他，他也認得我。家人敬重他，他常旅行到河的北方，我們認為他是位見多識廣的聰明之士。他蓄著短髮，沒有馬尾，在我看來是非常時髦、亮眼的。

「噢！不會吧！」

我禮貌的回答著，以一種中國人特有的輕鬆態度，不把困難當做一回事，其實我只是半聽而已，我的心已掉入悲慘的情景中，想著娶了一個又聾又啞，又不會寫字的太太。母親合計著這樁婚事，說：

「那你倆怎麼溝通啊？將來生了孩子，你還得照顧他們。」

我感激母親沒逼我娶她。

那時在中國，父母安排的婚姻比比皆是，媳婦娶進門，夫家的父母要給女方的家庭一筆聘金，並支付婚禮費用，購買新人的床。在我的情況，我是要入贅，招入女方的家裡，因為我的家太窮了！母親開玩笑的說：「乾脆送他去當和尚好了。」

戴先生看起來有些錯愕。「您真的願意讓他去當和尚嗎？」

「為什麼不？只要他願意都行。」她轉向我笑著說：

「保康，你想當和尚嗎？」

「當然好了！」

母親啞然無語，最後，她回答說：

「你真是太調皮了！那家寺院會要你呢？」

戴先生對我說：「狼山的寺廟想要找人出家，那是你想要的嗎？」

「是啊！」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雖然對出家做和尚一無所知。

從我所聽過的故事中，印象中的狼山是仙人聚集之所。

事實上，戴先生與狼山廣教寺的和尚們交好，他知道他們想吸收新血，他不會送他的兒子去那兒，因為他只有一個兒子，須繼承家祠。我們家有四個兒子，所以他想到了我們。

事實上，他就是懷著這個目的，在那兩天來訪。

戴先生向母親要了我的生辰，拿去給狼山的和尚們，請求佛陀應允，才能接受我出家。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請求是必須要把我的生辰放在狼山的開山始祖的塑像前。

一晃眼，六個月過後，在開山祖師像前，詢問這個孩子是否能成為一個好的和尚，接著占卜開始了，寺院的方丈搖晃著一個竹筒，筒內是刻著預言的竹籤。筒的頂端有個洞，剛好夠一支籤的大小滑出。筒子翻過來，洞口朝下，如果連著三次，都是相同的竹籤出來，那這孩子就被接受了。竹籤上的數字必須與佛經上有吉兆的偈子相應。要符合這麼多變數，有人會被選上，還真是奇事了！

我的雙親以為戴先生在開玩笑，沒再提狼山的事了。但我一直在等著回音，常常在夜晚收集糞便時，朝向北方看著遠方的雲層，以為狼山就在那些雲朵後面，臆想中的廣大自由，讓我渴望成為一個和尚。夏天過去，秋天來臨，就在我要放棄的時候，他出現了，剛從狼山回來。他一踏進門就對我說：「穿好衣服，做和尚去。」

我興奮地跳了起來，準備離開我的家，俗世生活及充滿辛苦的日子，但母親震驚地要我延遲離開，她訴戴先生：「他需要製新衣。」他回答說：「現在先讓他去，看他是否喜歡那兒。」不輕易妥協。「他可以以後再決定是否要成為一個和尚，最重要的是他是否能習慣那兒的生活，那兒的老和尚是否喜歡他，那時再來談新衣吧！狼山的和尚們是財神。當他們從高而降時，就像是從金銀寶山上下凡來了。你不用擔心衣服或其他的东西。」

這讓我母親無話可說。狼山以香火聞名，燃著的香從未斷過，錢也不停地滾進來。

做和尚不是件體面的事，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或是社會遺棄的人(罪犯、反動派和叛亂份子)有時會入廟出家。不過，狼山是有名望的。那兒的和尚受到良好教育，中國社會看重教育，我的父母被這個前景誘惑著，期盼他們的兒子可以在狼山受到他們所無法提供的教育。他們也無法讓我娶一個媳婦，所以他們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等待著戴先生的來到。我的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已經結婚了，住在別處，仍趕來與我告別。家中瀰漫著特殊的氣氛，我非常地興奮，編織著以後在狼山過日子的美夢。母親仔細地注視著我，對我的興奮若有所思。

「你要去做和尚了，你一點都不難過嗎？我養了你十四年，你不會想我嗎？你不在意離開媽嗎？你的母親可是會想念你的。」

她擦掉眼淚，「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如此貧窮，但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母親不是愛哭的人，我也不是。但我沒有像她一樣的難過，讓她受傷了，所以她哭了。極端不情願的，我意識到自己在研讀她沾著淚水、沮喪的面容，她才五十出頭，仍然充滿活力。她的頭髮，粗而黑，健康有生機，從頭上的小圓帽中迸散而出，像是掃帚一般。但是她的雙頰及額頭留下了艱辛，清苦生活的紋路。當我下次見到她時，不知她會老成什麼樣？離棺木多近？她給予了我這麼多，我知道我是無法完全回報她的愛。這時淚水流了下來。

那是一個明爽的秋日早晨，八點鐘我們離開家了！

以話劇方式導讀第十章棒下出孝子

我在上海讀書時，東初老人曾來參加上海佛學院的會議。一些他從前的學生稱他為「東大砲」，因為他常常罵人，尤其是當他罵人時，聲音很大。他是一位具有先進思想的人，會抨擊那些思想陳舊的人。害怕他的學生會轉學到上海就讀。

東初老人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副威嚴的方臉和壯碩的身材，舉止行儀如祖師般，而他才四十歲。走路時，似將軍般威風凜凜，但異常穩重。我們一班小輩都不敢與他交談。

東初老人來台灣的時間比我早，但是我沒有刻意要拜見他，因為我想見的自大陸來台的法師很多。

我在上海的同學，《人生》雜誌的主編性如法師向我邀稿，我就用「醒世將軍」的筆名投稿短篇小說、詩和散文，名聲漸為人知。從《人生》獲得的稿費是我在軍中薪餉的數倍，此後我便經常投稿，但沒有機緣遇見東初老人。一直到佛誕節時，經由主編介紹才相遇。「你想見東初老人嗎？」

主編問我，「他在這裡，我可以帶你去見他。」

我說：「他沒有說要見我。」

「有的！他說過有機會時想見你。」

主編向東初老人介紹我，說：「這位是醒世將軍。」

我說：「我見過您，但您不認得我。」

東初老人似乎沒有什麼特別高興，只說：「有空就來坐坐吧。」

一星期後，我去他所創建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拜見他。只見館內四壁藏書滿滿，真希望有機會能一一閱讀。在那時代能擁有如此多佛教書籍是非常難得的。尤其是《大藏經》，佛教的三藏寶典，「經」（佛陀的教誨）、「律」（戒律儀規）和「論」（對佛所說之法的議論）。書架上還有中國的二十五史，以及其他宗教、哲學、書畫等書籍。

東初老人舉止從容優雅，但似乎有些冷漠。他很友善的接待我，並詢問我在軍中的生活。當我離開時，他給了我一個紅包，我滿懷感激。他看似冷漠，但卻給了我那麼多錢。他說：

「你放假時，可以來，我們沒有什麼好吃和好玩的，但是我們這兒有書，歡迎你常常來。」

此後我常去拜會東初老人，並寫文章投稿他的雜誌，我們沒有談論過我的將來，但我覺得他一直在觀察我。我告訴東初老人當我退役後，希望能夠再重返僧籍。

他說：「**那很好啊！**」

我問：「**但是應該去哪兒呢？**」

他說：「**我不知道，這是你的抉擇。**」

因此，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沒有意願收我為徒。所以，我就去一一拜訪諸山長老，除了南亭長老之外，他們都願意收我為徒。南亭長老和東初老人是同門師兄弟。同在一位師父座下。南老說：

「**我現在有一位徒孫，年紀比你大。這道場很小，因為他已經是一位講經說法的法師了，如果我收你為徒，他應該要怎麼對待你？你將會長他一輩。**」

我問：「那我應該到那裡再去出家呢？」

「你真傻！東初老人曾經幫忙你，要對他感恩。快去見他成為他的弟子。」

「他並沒有說要收我為弟子。」

「你要請求他接受你，跪下來請求他。」

當我前往北投去見東初老人時，感覺像個傻子似的，似乎是回到了往日，在那個不知名的小村落，於田間拾糞，從樹上摔下來，一直到五歲時才會說話的那個體弱多病的小孩。

當我抵達東初老人處時，我不知道如何啟口。那感覺就像是當初離家去狼山時，及日後赴上海，站在渡輪的船頭前，迎風佇立時的感受一樣，茫茫然不知前程吉凶。

一開始，我就全身緊張顫抖地說：

「東初老人，我找不到師父收我為徒。很多人願意接受我，但是我不想跟隨他們，而我願意去的地方又不要我。」

我詳述與南亭長老會晤的情形。

東初老人以他具有威儀和無所動容的表情看著我，一聲不響地等著。我知道不妙了，必須盡力懇求他慈悲！我喚起所有他曾對我有過意，及慷慨給我金錢的回憶。我戰戰兢兢，躍力前撲，屈膝向他跪拜，懇求他收我為徒，讓我回復出家身分。那是個不顧顏面的情緒流露，我感覺到生命的轉變就在這一線之間，心中對再度出家的渴求驅使著我，叩頭觸地，迫切地訴說著哀求、渴望及需要。

東初老人斥責我：「起來！起來！」

但是沒有說要接受我，所以我仍舊跪著，並且說：「感恩您的幫忙。因為我來這道場時間也很多，與您真的很親近。」

東初老人最後終於問我：「那你再度出家後要去哪裡？這裡很小。」

我說：「我無處可去。」

他說：「如果你不介意這地方那麼小，可以在此試試看。」

但是我注意到他沒有肯定告訴我是否可以在他座下出家，確認傳統師徒的關係。

我又進一步地說：「我實在很希望能盡早恢復出家人身分。」

那時我覺得實在無路可走，所以，當我跪地求他時，我實在是跨出了無法回轉，命運交關的重要一步。

他點頭說：「好，我會選一個好日子給你剃度。」

我滿懷著感恩與振奮的心情，站起身來向他鞠躬致謝。那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東初老人主持了一場佛七，邀請了數位外地來的法師主掌法器。

在法會結束的前一天對我說：「明天我會給你剃度。」

我回答：「明天？我連僧袍也沒有。」

「什麼僧袍？當我們成為僧眾時，我們就是拾取他人的破舊衣服穿。」

他詢問其他的法師有沒有任何舊僧袍可以給我，這些法師都知道「醒世將軍」就是我，有些是我在大陸時的同學。

他們說：「我們會想盡辦法給他找衣服。」

他們當天晚上回去，隔天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衣服，其中有僧袍和內衣褲，大部分都是太大和太長。

我對師父說：「這些衣服都不合身。」他說：

「以往出家人都穿別人的舊衣服。如果可以修改，他們就修改。如果沒法修改，拿到什麼就穿什麼。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出家人是到墳場撿拾那些包裹屍體用的布料，沖洗清潔後就穿上身。這些給你的衣服已經是不錯的了。」

我知道後便拿了這些衣服。有些很短，只到我的肚臍眼或腿脛上，我依然穿上身。參加法會的信徒們都走了，只剩下兩位法師。

東初老人說：「現在我給你剃度。」

我不滿地說：

「要有人在場見證，我們應該要讓一些信眾留下來見證剃度儀式。」

東初老人嚴厲地瞪眼看著我說：

「我就知道你沒什麼好，這麼自負。這是你第二度出家為僧，而且你已經三十歲了！當我三十歲時，我已經是方丈了。」

我實在無話可說。就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六日，東初老人為我剃度，賜給我「慧空聖嚴」的法名。剃度儀式只有少數人參加。來賓就只有蓮航法師一人。從此，我的訓練也就展開了。在剃度儀式之前，東初老人從來沒有責罵過我。當他接受我再度出家時，責罵我就是合宜的，而且往後的責罵還會更多。

我搬進文化館三個房間中最小的一間。幾天後當我安頓好，東初老人就叫我搬進大的房間。他說：

你是一位作家又喜歡閱讀。你應該要有大的空間來閱讀和寫作。

我高興地把我所有東西都搬進大房間去。第二天他對我說：

你的業障很重。我恐怕你沒有足夠的福德待在大房間裡。我想你還是搬回小房間比較好。

我有點氣惱，我才剛搬進來。因為是他的意思，我就順從了。幾天後他來看我說：

你知道嗎？你應該搬回大房間。你是對的，你實在需要地方來放你的書及足夠的空間來寫作。

我說：「師父，不用煩心。我可以住在這小房間，不用搬了。」

他那張方正的臉，以嚴肅的態度看著我說：

「這是我的命令。你該搬去大房間。」

然後提起腳跟，邁著將軍般的威風步伐就離開了。我還是搬了。
在我搬過去還不到半天的時間內，東初老人又出現在房門口說：

「你是對的。你還是住小房間比較好。你不必把你的行李搬過去。
。只要人過去睡就好。」

又過了幾天。他告訴我把所有東西都搬去小房間。要搬的東西很多，花費了很長的時間。

幾天後我們來了一位客人，那天夜已深了，東初老人來敲我的房門說：「讓我們的客人住小房間較為適宜，你何不今晚就去睡大房間呢？」

稍後他告訴我把小房間空下來做客房比較好。所以，我應該搬去大房間。那時我生氣了，說：

「為什麼你一直要我搬過來搬過去。」

我抗議著：「我已經搬了五次。我不再搬了！」

這位身形如山，曾是大陸最著名的方丈咆哮著說：

「這是我的命令。我要你搬。你就得搬！」

我怯怯地走開，又開始再一次的艱鉅搬遷過程。我沒有選擇，這就是師徒間的倫理。弟子對師父必須唯命是從。

東初老人仍然依舊要我搬來搬去，我愚蠢的腦袋最後終於明白了，這就是他對我訓練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再抗議了，就是照搬。當我變得只是遵行，不躊躇、不抗議和不厭惡時，東初老人就讓我住定不動了。

很快地，我就投入了文化館的日常生活節奏。每天早晚都有禪坐。早課以後晚飯以前，我們都要在菜園中作活，包括東初老人在內。鑑心師和錠心師二位尼師也住在文化館內。我們用菜根、果皮、老葉和戶外毛坑內的尿液、糞便混合一起做肥料，以今天的標準來說是不合衛生的，但是園中種植出肥美的蔬菜，供給我們食用。多年後我在台北「農禪寺」，開墾廣大的菜園和果園時，東初老人的菜園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們的物質生活很簡單，豆腐、花生米是我們最好的佳餚，早餐我們有豆腐乳配稀飯。每星期我們會買兩塊豆腐，切成薄片，東初老人讓我們每人吃一立方吋大小的豆腐，他自己也一樣。他吃炒花生米，每餐只吃七粒。我曾問他為什麼，他說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數字。

當我的老同學辭去《人生》雜誌編輯後，我便接替下來，寫評論、散文，處理讀者來信，收發手稿、校正、設計和編排版面。我從零開始學起，我連運用各種不同字形和大小的字體都不懂，而印刷公司的工人也幫不了什麼忙。他們不做校正，有一些還是文盲。每次排好一頁，我就須校對三次，但依然有錯誤發生。

更難處理的是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們不被容許刊登任何批評政府或其政策的言論，我們需要很小心地使用共產黨的這個「共」字，但有時工人會誤放上去。凡是觸及政治的文章，我們都要特別小心。

當雜誌印好後，我還要負責寄給訂閱者。雖然我們索取訂費，但我們常常免費寄給各佛教團體。我的薪水是台幣二百元，大約是美金五元。要支付交通費、旅費、膳食、郵寄及其他費用。熟人勸告我：

「不要再替你師父主編這份雜誌了，他付給你做主編的月薪相當於一個木工或水泥匠一天的工錢。」

常有人勸我去幫亡者誦經，一天可以賺二百元。然而從過去的經驗中，我知道是當你沒有時間修行而有錢揮霍時，人很容易掉落到壞習性中。我的努力受到嘲笑，大家說：

「你是受過教育的，但是沒有錢。你編雜誌每月收入才二百元，而且這錢還不是花在您自己身上。」

我告訴東初老人這些嘲諷，他說：

「如果一個出家人只想著錢，那他就不應該做出家人，出家人是為了奉獻而來的。」我明白了。

東初老人鼓勵我多看經書、寫文章和進入社區民眾間。他說：你該去弘揚你所懂的佛法，如果你只留在寺院裡，那就太消極了

那時來道場的人不多，在台灣幾乎沒有人講授佛法。東初老人要我帶著佛經，去向那些等公車的民眾講解佛經內容，他要我在街上和那些陌生人分享《人生》雜誌，並做公開演講。基本上，他要我採取基督教傳播福音的方式去弘法，因為他們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甚至會來寺廟裡傳播基督教的福音！

東初老人繼續不停地以種種方式考驗我，這是日後我才明白的。當我被派去買米和油時，他給我的錢只夠買米和油，不夠坐車。一包米對我來說太重了，我扛不回來，只好求那些卡車司機載我一程。當我的師父知道這件事情後。他對我說：

「很好，你給那些幫過你的人有機會作功德。」

我在想他們能做出什麼樣的功德？他們只是幫過我這一次，之後他們不會再出現。但是我已學會了不要違逆東初老人，所以我什麼也沒說。

當我被派去遠地辦事，像是去台中時，東初老人只給我一半的車資。我對他說：「不夠錢。」

他責罵說：「你真笨！你現在有的錢夠你買半程的車票。當你上了公車或火車後。你假裝入睡，這樣就可以一路抵達目的地。」

東初老人要省錢，並且也想看我如何去處理這個情況。有一次，車資不足，我被趕下車來，真是個丟臉的經驗。從那次以後，我懇求車上的其他乘客幫我付不足的車資，其實也沒有多少錢。這種方式被東初老人認可，他說：「你讓那些人在修行佛法。」

東初老人沒有很多錢，只靠信徒微薄的供養和印行經書的少許利潤。我終於明白，當他派遣我出去而不給我足夠的錢，是他訓練我的一種方法。就像是養蜜蜂而不是養鳥。鳥是寵物要人飼養，所以它們忘記了如何獨立生存。而蜜蜂不須飼養，只要蜂巢在花叢的附近，它們就會去採花粉造蜜。這樣蜜蜂不但可以獲得自己的食物，而且還可以生產蜂蜜拿去賣錢。

有一天我的師父指示我去佛前做禮拜。拜了幾天佛後，他對我說：**這是一間佛教學院，你什麼貢獻也沒有，去寫些文章。**

他要我寫的文章都是在罵人。我說：

「如果我老是在罵人，那每個人都要討厭我了！」

「你可以用筆名。反正你是一位新的出家人。你應該發聲，主持正義。」

於是我寫罵人的文章。他看了以後說：「你寫的太差，罵人罵的太過分了。」

他一篇也沒登。他說：「罵了這麼多人，你造了很大的口業，應該去禮佛懺悔。」

我又回去禮佛了。一天，他對我吼著：「你在浪費時間，向一尊木雕像頂禮，一點用都沒有。你應該去好好看一些經書。」

他吩咐我去看大部的經書，不要看那些小的。《華嚴經》有八十卷、《大涅槃經》有四十卷、《大品般若經》有六百卷。我從《大品般若經》開始讀。

幾天後，東初老人問我：「看了多少卷？」我說：「三十卷。」我是一個看書很慢的人。

他咆哮著說：「你太慢了，太多的業障阻礙，像你這樣讀書，跟蟲在爬一樣，有什麼用。快去佛前禮拜，長點智慧吧！」

所以，我又去拜佛了。幾天後東初老人再次痛罵我：

「聖嚴！看看你，你這樣做毫無用處。你應該做一些實在的事情，把你自已變得有用些。你的禮拜就像是狗吃屎一樣。」

我問：「那我該怎麼辦？」

他指向一堆磚頭，那些磚都被灰泥黏在一起。他說：

「那道牆上的每一塊磚都是我們信徒捐贈的。堆放在那裡閒置著，實在是太浪費。你去把那些磚塊重新整理好。」

我小心翼翼地吧磚塊分開並放得整整齊齊，預備著東初老人隨時可以用。我花了好幾天時間去做，覺得進展的相當好。但當東初老人看到我所做的，竟然罵我：「我叫你去整理磚塊，可是你真沒用，這些磚塊本來是好好的，但是你卻把它們弄開打碎了。你要把它們黏合好。」

我看著那堆破磚想著：真糟糕，這樣做不僅沒有意義，又太麻煩了，根本沒有辦法把這些磚塊再黏好。我抗議著說：

「我不知道怎樣做。不可能把它們黏好的。」

東初老人的巨大身影，雙手交叉環抱於胸前，以嚴峻不妥協的面孔看著我，他斥責我說：「你真沒用。聽說過大海撈針嗎？那才是不可能的事。為什麼無法把磚塊黏回去，供日後使用？」

從那時起，東初老人沒有再叫我拜佛、寫文章或看經書，我必須把磚塊黏回去。我覺得那實在是浪費時間，終於鼓起勇氣，去問東初老人：「是否真的值得花時間，把這些磚黏回去？」

他回答說：「你的時間值什麼錢？你在這裡白吃白住，有什麼問題嗎？快去把這些磚塊黏好，不要浪費財物。」

這就是師父的指令，我只好繼續去處理磚塊。起初我真是束手無策，後來奇蹟般地，事情變得容易多了。我終於看出這些磚塊是怎麼拼成的，我可以一天黏回三塊。我用了十五天的時間把所有的破磚黏好。我不知道當我把它們黏好後，師父要怎麼用，我只是照著做。當我完成後，師父吩咐我：

「現在把這些磚堆起來。」

我問：「這要怎樣做？這些磚都破掉過，沒法撐得住。」但是他堅持，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去外面休息一會兒。就在我走著走著時，一個念頭生起，我看到野芋的大片葉子。

我把幾塊磚放在一片葉子上，磚頭上面再放上一片野芋，然後再放上幾塊磚。這樣子我就可以把磚一層一層疊上去，而不會倒下來。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這件工作完成，每一天我都想跑走，這工作實在是太令人厭煩也太荒謬了。

當磚塊疊好時，東初老人露出了難得的歡愉。他大笑著說：

「你被捉弄了！哈！哈！哈！」他非常自得其樂地說：

「這些磚是沒用的，為此你一定對我氣極了！」

我悻悻地說：「我是有一點生氣。」

他說：「但是你還不錯，你的確是非常有耐心。」

或許因為我顯現了耐心，所以東初老人讓我平靜地生活了幾個月，接著有一天，他指著廚房牆壁上瓷磚脫落的地方，對我說：

「聖嚴，你要把它修補好。去建築材料行，買一模一樣的瓷磚回來，把掉落了的地方補回去。」

很好！這看起來不像是太困難的工作，我經常被派去做這種小差使，我完全不知道好戲就在後頭。

我進城買了我認為是一模一樣的瓷磚。當我回去後，我的師父說：「過來看看，它們並不一樣。你要拿回去退，並買回完全相同的瓷磚。」

我仔細查看這些瓷磚，的確，雖然我買回來的新瓷磚跟舊的看起來很相似，但它們不是一模一樣的。不過你必須看得非常仔細，才能注意到這點，但這點差異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正要提出抗議，但一看到東初老人的面孔，我就把嘴閉住了。我只好再回去那家瓷磚行。他們很不高興看見我，我只買了三塊瓷磚，現在又要回來退貨！他們拒絕幫我找我要的瓷磚。當然囉，我知道這不會是個好結果，但我又能夠怎麼辦呢？我回去告訴東初老人。

「師父，我找不到同樣的瓷磚。」

「為什麼找不到？」他問。

「僅僅是三塊瓷磚，瓷磚行的人拒絕去找。」

「這樣你就放棄了？你真是笨頭笨腦。去找找看是哪一間窯廠造的。」

我跑遍城裡的每家建材行，詢問一個荒謬的問題，打聽著是哪一間窯廠燒出這三塊不起眼的瓷磚。沒有任何人有絲毫的興趣。這是可預料到的，我一籌莫展，並開始覺得困窘。終於運氣來了，我遇到了磚廠的工人，雖然他不能確定那些瓷磚是不是他們造的，但他告訴了我窯廠的地點

我到了窯廠，牆上掛滿了一排排的瓷磚，但是我找不到完全相同的。我問窯廠的人是否可以替我燒瓷磚。他問我要多少塊。我告訴他：「三塊。」

他說：「我們是經營批發的，我不可能只燒三塊給你！」

我懇求地說：「請幫幫忙。東初老人一定要我找到三塊跟我們廚房牆壁上一模一樣的瓷磚。」

他解釋說：「**每一批出窯的瓷磚，在顏色上都會有稍微不同。你是沒法找得到同樣顏色的。**」那店員告訴我，有另一間窯廠位在很遠的地方。

我問：「**我會在那裡找到一模一樣的瓷磚嗎？**」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沒有希望，所以回去告訴師父，這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我解釋著：「**每一批瓷磚在顏色上都有稍微的不同。**」完全沒抱任何此事會就此打住的希望。

他說：「**昨天我打聽到這些瓷磚是哪裡來的。**」

「**那我該怎麼去那裡？**」

「**你真是白癡！一路上問就問到了啊！**」

那地方很偏僻又遠。我花了將近一天的時間。一路上，懇求別人替我出車票錢並徒步四處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了。我詢問這些瓷磚的事，那負責人說：「我們燒過很多瓷磚。怎麼會知道這些是不是我們燒的？你需要多少塊？」

我說：「三塊。」

他看著我，以為我是失了心神：「你一路來到這裡，就是為了這三塊瓷磚？我們太忙了，沒時間賣你三塊瓷磚。你應該到建築材料行去找。」

我回去了，什麼也沒買到，他們一定認為我是神經病。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師父才是發瘋了，提出如此不合理的要求。

我告訴東初老人：「他們不肯賣給我三塊瓷磚。」

「你真是死腦筋。你只要問是哪一家建築材料行購買他們的產品，然後去那家店買就成了。在那窯廠時，你應該問清楚，然後直接去買回來，不就辦妥當了嘛！這不是很容易嗎？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再說這麼多。」

我覺得又累又沮喪，忍著氣呻吟地說：「僅僅才幾塊瓷磚而已。」我感覺到我好像是一個三十歲的小孩。天呀！我曾是軍隊中的軍官，出版社的作家，而現在卻在全台灣遍處找尋瓷磚。「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買三塊顏色相似的？畢竟只是廚房的瓷磚。」

他說：「你在說什麼！如果我把兩片膠布貼在你的臉上，永遠留在那裡。可以嗎？」

我一語不發地瞪著眼。東初老人命令我再出去找瓷磚。我四處游盪，沒有去任何地方。腦中懸念著東初老人的無理要求。我下決心要離開這道場。

當我回來以後，逕自走入我的房間，沮喪到了極點，麻木而無知覺。東初老人探頭進來：「你一整天到哪裡去了？」我拒絕跟他說話他走開了，接著拿了三塊瓷磚回來，驚呼著說：「我們真是幸運！我找到了三塊從前廚房整修時留下來的瓷磚，它們夾在牆上的裂縫裡。」他看著我笑：

「哈！哈！哈！你又被騙了。你是一個和尚，怎麼可以氣惱呢？我逮住你了。真是十分好玩啊！哈！哈！哈！」

然後，他就離開了。

我應該火冒三丈的，但奇怪的是，我內心的沮喪消失了。他離開後，我坐在房裡，感覺很平靜，情緒一掃而空。我意會到，我並不想離開東初老人，尋找瓷磚是他對我的一種訓練。

東初老人對我瞭如指掌，他順應著我內心的變化。第二天，他對我非常好。有訪客帶給我們來自菲律賓的布料。

他說：「聖嚴，你出家已有一陣子了。我沒給你什麼，這塊布料你就拿去做件長衫吧！」

他請其中的一位客人替我量身。我深深的體會到他的關愛。我怎麼會有離開他的念頭？為什麼我會如此沮喪和厭惡？四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依然保有這件衣服

當我開始接受師父的訓練時，我認為他有雙重人格。後來我才了解到這是他調教學生的一貫做法。來的。這種鍛鍊會把你的自我和傲慢逼壓到無處可遁，然後它們就消失了。

透過東初老人的訓練，對自己了解了很多。我有一個特性，會抗拒我認為是不公平的事情，會對我認為是不合理的事情而起煩惱。經過了東初老人的訓練，我去除了這個習性，在面對人生時，少了些自我中心

我嘗試去了解事情為什麼會如此發生，但不會被它所困擾，也不會感到太丟臉。剛開始被趕下公車的時候，實在是感到很羞恥和丟臉，然而經過了這訓練，我會把那種狀況當成是一個修行、學習的機緣。